

## 流动图书馆

□ 邹凤岭

一场春雨,洗尽铅华。天地间麦苗青绿,雨珠欲滴,散发出泥土的芳香。

感动一位阅读推广志愿者,去往盐城西乡柏正满老先生创办的“小人书屋”所在地。传承红色基因,弘扬传统文化,连环画里蕴藏大智慧。小人书的图文之美,给人以阅读智慧与乐趣。

阳光初照,田陌延展。沿着宽阔的大路,走近古村落,“小人书屋”出现在面前。小人书,是那么的熟悉。记得小时候,走在老巷上,一位长者守着小人书摊。“连环画,好看的连环画!”寻着声音跑过去,掏出一分钱,租来一本小人书,我与小伙伴头靠着头,看得有滋有味。走进这“小人书屋”,一排排书架,一本本小人书,溢满一屋子书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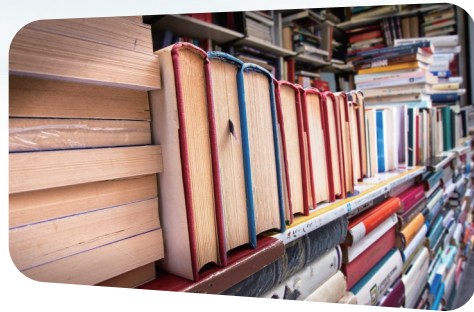
小人书,人称连环画,也叫图画书,小时候,我们称它叫小画书、伢仔书、菩萨书。小人书集书画于一体,以一幅幅连续的图画叙说故事,刻画人物。它是适合各种年龄和文化层次读者的通俗读物。在那个没有电视,更没有手机的年代,小人书为大众所爱,阅读有精彩,生活不枯燥。

柏老说,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艺术,小人书在我国存在了数千年。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棺上,以一幅幅连环画形式,讲述“土伯吃蛇”“羊骑飞鹤”的故事。莫高窟敦煌壁画,同样以连环画绘画手法,再现佛生故事。到了宋代,随着印刷术广泛运用,连环画从墙壁上走了下来,走上了纸张,由此出现了连环图画书。及至清末民国之初,小人书已经成为印刷业的重要组成部分。1899年,第一本石版连环画《三国志》(朱芝轩绘),由上海文艺书局出版。20世纪初,在文化启蒙运动中,连环画逐渐流行,更为鲁迅、瞿秋白、茅盾等人重视。鲁迅在《连环画辩护》一文中说:“不要视连环画为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‘下等事物’。”“连环画中可以产生米开朗基罗这样的伟大画家。”新中国成立后,小人

书进入了鼎盛期,传统文化题材、革命斗争题材、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各类小人书层出不穷。小人书摊,曾是街头随处可见的“流动图书馆”,更是普通民众受教育的载体书。

柏老先生的“小人书屋”,有各类小人书5000多册,书里闪烁着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的光彩。王叔晖的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,程十发的《胆剑篇》,林楷的《三岔口》,胡若佛的《蔡文姬》,王企政的《林则徐》,都是绘画艺术的精品。赵静东的《战斗的青春》,顾炳鑫的《渡江侦察记》,罗盘的《战上海》,贺友直的《李双双》,还有《铁道游击队》《白毛女》《林海雪原》《雷锋》等,书里的精美故事与英雄人物,等等。打开一本本小人书,如是进入不同的时代。杨绛先生说:“读书就好比隐身‘串门’。”静心读这小人书,如是隐身来“串门”,听智者谈古论今,滔滔不绝,无所不及。还有那圣贤哲人,英雄豪杰,凡人庶民,栩栩如生。翻阅小人书,走近岳飞,我看到了岳母刺字的坚毅。《宋史本传》书云:“初命何铸鞠之,飞裂裳以背示铸,有‘精忠报国’四大字,深入肤理。”我与岳飞站列在一起,同声喊出:“壮志饥餐胡虏肉,笑谈渴饮匈奴血”的豪言。

自19岁那年起,柏先生集小人书从没间断过。为了获得小人书,他的旅行足迹留在了四川、安徽、浙江、河南、山东、内蒙古等地。一次,打听到南通市逢旧书市场集会,他起早赶往南通,淘到了《杨开慧》《小兵张嘎》《沙家浜》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等20多本小人书。近50年来,柏先生用去了大部分积蓄,用于寻找与购买小人书。在那个贫穷的年代,为了得到一套《铁道游击队》,他甚至饿着肚皮,用饭票与人换得。南通“淘宝”之行,一次就花去了500多元钱,相当于当时他近半年的工资。一次次“淘宝”有所收获,总会让他兴奋不已,提起个中的滋味,总是难以释怀。



资料图

书香引“蝶”,读书人的向往。退休后的柏老先生,本可在城里享清福,却成了他的“小人书屋”守护者。每一天,他早早地开放“小人书屋”,相伴无数阅读者。每逢儿童节、青年节、读书日等,柏老先生还会带着心爱的小人书,踩着三轮车,去往城乡学校与公共阅读场所。流动的小人书摊,如是流动图书馆。十多年来,他坚持不懈,载着图书进城、进镇、进学校等公共场所,方便阅读数百场次。柏老先生的身影,早已为众多阅读爱好者所熟悉。

小人书屋,诗与远方,“世界不只有眼前的苟且,还有美好与梦想。”如今,小人书已成为见证历史文化的收藏品,时有人出高价向他求购小人书,老人家说什么也不答应。守着一座“金山”,过着清贫而富足的日子。心中装着读者,提供无偿阅读与服务。“长松倚碧山,高人读书处。”(明·黎贞)乡间古村落,绿树白云间。追求与向往,柏先生与他的“小人书”相伴了一生。梦回书屋送流年,题书屋壁溢书香。老伯热衷“小人书”阅读推广的精神,感动了我,感动无数爱好读书的人们。

**作者简介:**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。发表作品千余篇,获奖作品近百篇。

## 怀念沈老师

□ 奎歌

沈老师的儿子灏是我的好朋友,从小学一直玩到现在。

正月初六晚上,灏打来电话告诉我,他父亲去世了。对沈老师的病情,我是清楚的,在时间上,虽说是迟早的事,可在情感上,一个多月过去了却久久无法释怀。

今天星期天,坐到电脑前写下:怀念沈老师。认识沈老师,是在40多年前年根的一个早上。

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瞳瞳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天还没有大亮,我们小朋友还要在热被窝里好好埋一会儿,这时,灏的父亲一边穿衣服,一边吟咏着这首我后来才慢慢熟悉的名诗。

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诗,而且是有韵有味的真情吟咏,不经意间,点中了我一生“诗与远方”的穴位,同时也让我惊奇地发现,原来,新沟浜原来是这样的有诗意!后来,我曾在作文中这样写道:我美丽的家乡,建湖上冈新沟浜,诗意盎然终年流淌……

昨晚,我睡在灏家的;今晚,灏到我家过夜。读小学时,经常这样炫耀两人玩得最要好。

清晰记得那年除夕前的一天晚上,我在灏家过夜,与他父亲,还有弟弟4人睡一张床。灏的父亲后来的沈老师起床时吟咏了这首王安石的《元日》。

灏的父亲一米八的个头,很魁梧。那天早晨,亮光从窗子隐隐地照进来,沈老师站在床边,形象很高大。我还清晰地记得,那天,沈老师是在扎上裤带、穿好鞋子时念完最后一句:总把新桃换旧符。

那年,我读小学四年级,经常到灏家玩,无论我们如何调皮捣蛋,沈老师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过一个“不”字。看我们玩的满头大汗,沈老师会主动叫我们坐下来,讲故事给我们听。沈老师讲的故事,富有诗意,在外人那里是听不到的。我至今还能写下某个故事里的完整的对句:鸡犬过霜桥梅花竹叶,猴马跑雪地香圆佛手;六尺丝绦三尺缠腰三尺挂,一床棉被半边遮体半闲;满园花草让教夫无从插足,一趟清水请渔翁别处着钩;竹本无心反生许多枝节,藕虽有孔却无半点尘埃。这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,前三句是一对才子佳人的对唱,最后一句是法官判他们结为连理的判词。现在经常拾起来玩味,感觉无论在什么环境下,沈老师都是一个有情调的人。我想听《三国故事》,老师只讲过一次赵子龙,讲得多的倒是,“厨中调五味、席上献八珍”“律回岁晚冰霜少,春到人间草木知”之类。

我和灏都是喝新沟浜水长大的。新沟浜的河水在静静流淌,知道的事慢慢多了起来。沈老师兄妹4人,大哥是新疆工学院教授,二哥是上海铁路局工程师、妹妹在南京尧化门小学当老师……随着父母年龄渐高,沈老师受兄妹们之托,放弃在新疆工学院的学业回到父母身边,过起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。

我们属于“误增3亿”的那一代,到了1975年前后,乡村“带帽子”高中应运而生,沈老师被聘为高中物理老师。1979年,我高考落榜,沈老师把我带到他任教的学校复读。数理化、文言文,沈老师样样精通,无论哪个年级哪个班级的学生问沈老师什么问题,他都耐心地讲解,努力把教会。可惜,我们的底子太差了,沈老师常常摇头叹息。没悬念,我还是名落孙山。沈老师给我讲了苏洵大器晚成的故事,鼓励我终身学习。沈老师的为人和他的鼓励,影响了我一生。

从部队复员回来,我又燃起大学梦。1987

年,为备战考电大,我每周日要到县城参加补习班。这时,沈老师已经落实政策,被安排在建湖县齿轮厂做职工学校老师。

沈老师的专业知识、人格魅力,很快赢得大家的共鸣。全厂人都叫他:沈老师!

在那个充满生机的初夏,我每个周五下午从新沟浜骑自行车到齿轮厂,住到沈老师的宿舍里,然后,沈老师带着我一起吃食堂、一起到厂里职工浴室洗澡,俨然父子。有时,我回来迟了,沈老师会把饭菜打好带到宿舍里。

有一次,一个同事到沈老师宿舍来,看到桌上一个盒子里放着长长一溜汽车票,对沈老师说,这么多车票,怎么不报销呢。沈老师轻轻地回答道,以后再说吧。同事走了,沈老师对我说,自己回家坐车的票怎么能报销呢。

这件事,我现在经常讲给儿子听。

退休后,沈老师随儿子在深圳生活了十多年,大概健康原因,近几年回到了新沟浜。

疫情期间,沈老师病情不稳定,灏在深圳回不来,我有几次陪沈老师到县城医院就医。

40年的高速发展,县城的每一棵树、每一幢楼都是全新的了。不过,我对沈老师的那份敬重之情一点没有改变。

是疫情,让我有一点点机会回报沈老师。这大概就是命数的安排吧。

我工作的经济园区,有许多机械厂。由于工作原因,我经常要采访厂里的一些技术骨干。不访不知道,一访吓一跳,他们几乎都是从齿轮厂走出来的,都是沈老师的学生。

他们自豪地告诉我,在建湖,齿轮厂之所以被坊间誉为“工匠”的“摇篮”,其根其魂都在:沈老师!

写到这里,耳边又响起沈老师吟咏的王安石的《元日》,顿感:诗意人生,没有宰相和农民之分。

**作者单位:**建湖经济开发区管委会